

“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及其漂移问题研究

李新良

提要 本文以“感觉”类动词为代表,探索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漂移问题,旨在找出该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制约因素和漂移方向,从而找到沟通叙实功能、非叙实功能和反叙实功能的纽带和桥梁。先探讨了“感觉”类动词的共同语义特征,并阐述了这种语义特征对其叙实性的影响。接着讨论了主语的不同属性(单复数、权威程度、亲历性、定指性)和某些状语(语气状语、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肯定和否定句中的不对称现象。通过讨论,基本做到了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的制约因素和漂移方向有较为清晰的把握。

关键词 “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主语属性;状语

0 引言

本文以“感觉”类动词为代表,探索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漂移(shift)问题,旨在找出该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制约因素和漂移方向,从而找到沟通叙实功能、非叙实功能和反叙实功能的纽带和桥梁。同时也希望能就正于方家,引起大家对动词的叙实性问题的关注。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首先指出,在英语中存在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之别,由此开创了叙实性研究的先河。Leech (1987:427-52) 则依据谓词对从属述谓结构(subordinate predication)所规定的性质,把谓词分为叙实(factive)谓词、非叙实(non-factive)谓词和反叙实(counter-factive)谓词三类。

研究发现,汉语的动词也同样存在叙实、非叙实和反叙实等语义上的对立。根据动词对其宾语小句真值的不同预设能力,可以把现代汉语的相关动词分为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由于这三类动词在预设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能力(叙实性)上存在差别,相应地,它们在追补不同类型的后续小句时也存在差别。

首先,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的反应不同(可以称为A类小句)。例如:

- (1) a 我知道/不知道他来了。 → 我知道/不知道他来了, 事实上他真来了。
- b 我认为/不认为他来了。 → 我认为/不认为他来了, 事实上他真来了。
- c 我幻想/没幻想他来了。 → *我幻想/没幻想他来了, 事实上他真来了。

(1)说明,叙实动词“知道”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非叙实动词“认为”也允许同样的操作,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不允许这样的操作。

这三类动词对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可以称为B类小句)。例如:

- (2) a 我知道/不知道他来了。 → *我知道/不知道他来了, 其实他没来。
- b 我认为/不认为他来了。 → 我认为/不认为他来了, 其实他没来。
- c 我幻想/没幻想他来了。 → 我幻想/没幻想他来了, 其实他没来。

(2)说明,叙实动词“知道”不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非叙实动词

“认为”允许同样的操作，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也允许这样的操作。

这三类动词对追补表明其宾语小句真假不定的后续小句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可以称为C类小句）。例如：

(3) a 我知道/不知道他来了。 → *我知道/不知道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b 我认为/不认为他来了。 → 我认为/不认为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c 我幻想/没幻想他来了。 → *我幻想/没幻想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3)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不允许追补表明其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非叙实动词“认为”允许同样的操作，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不允许这样的操作。

上面的讨论可以列成如下表格：

	A类小句	B类小句	C类小句
叙实动词	+	-	-
非叙实动词	+	+	+
反叙实动词	-	+	-

表一：三类动词对不同类型后续小句的允准能力

如果在某种语法（语义）环境下，一个动词对这三类后续小句的允准能力产生了变化，具有了不属于这类动词而属于他类动词的对这三类小句的允准能力，那么就可以说该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了漂移（shift）。

从理论上来说，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真值是确定的（确定为真或确定为假），而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真值则是真假不定的，相当于处于真与假的中间状态，这也就为其宾语小句的真值在一定条件下向确定为真和确定为假漂移提供了可能性。而在事实上，经过我们的研究，也的确找到了制约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漂移的语法条件。

1 “感觉”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非叙实语义功能

“感觉”类动词在语义上的共通之处在于，“认知主体对某对象的主观看法或观点”。认知主体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宾语小句的真值，所以，可以追补对宾语小句的真值没有倾向性的后续小句（C类小句）。例如：

(4) 我觉得您这个动机有问题，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我也说不准。

(5) *我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我也说不准。

(4) 可以在句子后面追补对C类小句而不会产生语义矛盾，(5) 则不行；这说明，叙实动词“知道”不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感觉”类动词可以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这种差别在否定句中依然存在：

(6) 我没觉得您这个动机有问题，事实上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

(7) *我不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事实上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

(6) 和 (7) 的差别也说明，叙实动词不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感觉”类动词可以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叙实动词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而“感觉”类动词不具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这也就是说，“感觉”类动词是**非常典型的非叙实动词，具有比较突出的非叙实语义功能。**

2 主语的句法语义属性与“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

由于“感觉”类动词在语义上的共通之处是“认知主体对某对象的主观看法或观点”，所以，主体（一般在句法上实现为主语）的句法语义属性会对其叙实性产生较大的影响。经过考察发现，作为认知主体，主语的单复数、有定还是无定、权威程度、亲历性等句法语义方面的属性都会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产生影响。但是，主语的这些属性对这类动词的

叙实性的影响只是一种趋势，或者说是一种“大概率事件”，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它们作为非叙实动词的身份。并且在这几种因素中，主语是定指的还是不定指的对该类动词的叙实性影响最弱。

2.1 单复数

主语的单数还是复数会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产生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当主语为单数时，“感觉”类动词的叙实功能会比主语为复数时要低。例如：

- (8) a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b? 大家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c?? 所有人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d* 所有人都知道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由于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从(8a)到(8c)越来越排斥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通过对比(8d)，可以看出，在主语为复数时，“感觉”类动词跟叙实动词对追补这类小句的能力越来越趋于一致，推导出后续小句为真的能力在逐步减弱，而说明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强。作为说话人摆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被大家认可的程度从(8a) - (8c)依次递增。所以，古语有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如果作为驳斥对手的观点的手段，(8a) - (8c)给对方观点的破坏程度依次增强，因为要说所有人的感觉都是错的，远比说一个人的感觉错要困难得多。

虽然在主语为复数时，“感觉”类动词也不能保证后面的宾语小句一定为真，但是相比于单数，该宾语小句更“像”是一个事实。

当句子被否定以后，主语复数与单数的对立，又会使感知类动词和“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不同程度向反叙实动词漂移。对于这一效应，我们可以通过追补A类后续小句的方法来证明。例如：

- (9) a 赵辛楣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很喜欢她。
b? 大家都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很喜欢她。
c? 所有人都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很喜欢她。
d* 赵辛楣没幻想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很喜欢她。

(9a) - (9c)的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前后小句出现语义矛盾的程度越来越大，可接受度越来越低。这说明，从前一小句推导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弱，而推导出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强。通过跟(9d)比较，可以看出这类动词在句子被否定以后，复数的主语使它们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在句子受到否定的情况下，主语的复数会使句子的语义发生从“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但倾向于假”的变化，从而促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越来越向反叙实动词靠拢。

2.2 权威程度

作为认知主体的主语，其权威程度也会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主语的权威程度越高，“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的程度就越高。我们可以用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A类小句)的方法予以说明。例如：

- (10) a?? 江湖郎中胡某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他的病确实病入膏肓。

b?张医生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他的病确实病入膏肓。

c扁鹊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他的病确实病入膏肓。

(10a)的主语为权威程度较低的“江湖郎中胡某”，(10b)的主语为权威程度较高的“张医生”，(10c)为权威程度更高的“扁鹊”。尽管事实上也存在“江湖郎中妙手回春而神医扁鹊无能为力”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远远低于“江湖郎中无能为力而扁鹊妙手回春”。随着(10a)-(10c)主语的权威程度的提高，从前一小句推出后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当句子被否定以后，主语的权威程度越高，“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越大，该类动词的叙实性越向反叙实动词漂移。可以通过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B类小句)来证明。例如：

(11) a?江湖郎中胡某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b张医生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c扁鹊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d扁鹊不幻想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11a)-(11c)的主语权威程度越来越高，从前一小句推演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通过(11d)的对比，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动词跟反叙实动词的表现趋于一致，说明，它们的叙实性在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2.3 亲历性

作为认知主体的主语，是否亲历某个事件会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

(12) a听说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

b看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

(12a)的主语为“听说过西湖的人”，(12b)的主语为“看过西湖的人”，相比之下，“西湖很美”为真的可能性(12b)要高于(12a)。所以，古语有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俗话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当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请对比：

(13) a听说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西湖一定很美。

b看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西湖一定很美。

(13a)的前一小句推导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13b)，这说明，亲历的主语使“感觉”类动词的推演义经历从“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倾向于真”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主语的亲历性会使“感觉”类动词的推演义产生较大的改变，亲历的主语会使这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

同时，我们认为，“亲历性”是所有影响动词的叙实性的主语属性中效力最强的一个属性，当其它条件与“亲历性”不冲突的时候，它们的效应能够互相叠加；当其它条件与“亲历性”相矛盾的时候，以“亲历性”为准。例如：

(14) a所有人都觉得张三的鞋子合他的脚。

b张三觉得自己的鞋子合他的脚。

(15) a张三觉得李四的鞋子合脚。

b有的人觉得自己的鞋子合脚。

(16) a扁鹊觉得张三的肚子疼。

b张三觉得自己的肚子疼。

(14)是复数与单数的对立，(15)是不定指与定指的对立，(16)是权威与非权威的对立，本来应该是每组的第一个句子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大于第二个，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这说明，当复数、定指、权威与亲历性相矛盾的时候，亲历性起决定作用。

当句子受到否定以后，亲历的主语同样会使感知类动词和“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2.4 定指与不定指

主语是定指还是不定指也会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当主语为不定指时，“感觉”类动词的叙实功能会比主语为定指时要低。我们可以通过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A类小句）的方法予以说明，例如：

(17) a 有的人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也确实喜欢她。

b 戴红色帽子的人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也确实喜欢她。

c 赵辛楣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也确实喜欢她。

d 赵辛楣知道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也确实喜欢她。

(17a)的主语为不定指短语，(17b)的主语为描述性短语，(17c)的主语为定指名词。尽管(17)中的各句的宾语小句的真实性都可以在后续小句中被取消，但是随着(17a)-(17c)的主语的定指程度越来越高，从前一小句出发推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通过跟(17d)的对比，可以看出，这类动词在定指主语的情形下，跟叙实动词的表现更趋于一致。

以上的测试说明，相比于不定指的主语，定指的主语促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由非叙实向叙实漂移。“指名道姓”“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可靠程度较高，也反应了主语定指时，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

当句子被否定以后，主语定指与不定指的对立，又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不同程度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主语的单复数对立、权威程度高低、亲历与否以及定指不定指差异会影响“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使它们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漂移。具体来说就是：在肯定句式中，复数、高权威度、亲历与定指会使“感觉”类动词向叙实动词靠拢；在否定句式中，复数、高权威度、亲历与定指又会使“感觉”类动词向反叙实动词靠拢。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这四个方面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Fauconnier (1975a, b)提出的“语用量级”(pragmatic scale)认为“对最低点的肯定就是对整个量级的肯定”“对最高点的否定就是对整个量级的否定”。主语单复数的对立、定指不定指差异、权威程度高低以及亲历与否会引入一个“主语的数/定指性/权威程度/亲历与否与从句子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的语用量级。在肯定句中，单数/不定指/权威程度低/非亲历的主语是整个量级的最低点，如果能从单数/不定指/权威程度低/非亲历主语的从句子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那么从复数/定指/权威程度高/亲历主语的从句子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复数/定指/权威程度高/亲历的主语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而在否定句中，这种“语用量级”又会颠倒过来，促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另外，主语的人称以及主语与说话人之间的亲疏程度也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产生漂移现象：第一人称主语和与说话人关系亲密的主语会使该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而第三人称及与说话人关系疏远的主语会使该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并且这种漂移方向在否定居中也会颠倒过来。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不作详细论述。

3 状语与“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

“感觉”类动词受某些状语修饰的时候，也会使其叙实性产生一定的漂移，例如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等。本节就以“感觉”类动词受时间状语和语气副词修饰时叙实性的漂移情况为例，说明这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方向及机制。

3.1 语气状语对“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影响

“感觉”类动词受语气副词“竟然、居然、偏偏”等修饰的时候，其叙实性会产生一定的漂移现象。由于这类副词表达的都是反预期的意义，所以，为了称说的方便，我们把它们叫做反预期语气副词。

“感觉”类动词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动词漂移。例如：

(18) a 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b*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18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18b)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却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呈现出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的现象。

但是，当“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再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其叙实性又会向叙实动词漂移。

(19) a 他居然不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b*他居然不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处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19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19b)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却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在否定的情况下，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呈现出向叙实动词漂移的现象。

3.2 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影响

“感觉”类动词在受时间副词“原本”等以及时间名词“过去、曾经、从前、以前、之前、原先、原来现在、将来、以后、未来”等修饰时，叙实性也会发生漂移。因为这两类词语的主要语法功能都是在句子里面当状语，所以我们把它们合称为“时间状语”。

依据语义特点，我们把这些时间状语分为“过去”义时间状语、“现在”义时间状语和“将来”义时间状语。“感觉”类动词受这三类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会向不同的方向漂移。

“感觉”类动词受“过去”义时间状语“曾经、过去、以前、原来、原本”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动词漂移。例如：

(20) a 我过去感觉他是好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b*我过去感觉他是好人，其实他就是好人。

c*我过去感觉他是好人，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20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矛盾的后续小句以后，句子很自然；(20b) 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后，句子的可接受度下降；(20c) 追补上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再成立。这表明，受“过去”义时间状语修饰的“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漂移的方向在“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的时候会颠倒过来，即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

“感觉”类动词受“将来”义时间状语“将来、以后、未来”等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叙实动词漂移。例如：

(21) a 你以后会相信他是好人的，他的确人品极佳，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b*你以后会相信他是好人的，其实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c*你以后会相信他是好人的，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21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以后，句子很自然；(21b) 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后，句子的可接受度下降；(21c) 追补上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再成立。这表明，受“将来”义时间状语修饰的“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这种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的现象在句子受到否定以后同样会颠倒过来，即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说话人在语言编码的时候，默认的时间参照点就是“现在”，也正因为“现在”具有默认性，语言编码的时候可以不出现在；如果说话人刻意要把“现在”编码到句子中去，必然要表达言外之意：拿现在和过去或未来相对比，以暗示情况的变化。所以，“感觉”类动词受“现在”义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也会产生漂移，不过，漂移的方向要看是与过去对比还是与将来对比。例如：

(22) a 你现在相信他是好人，以后就不会那么想了，他其实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b 你现在是相信他是好人了，为什么以前不相信？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22a) 说明，“现在”与“将来”对比的时候，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22b) “现在”与“过去”对比的时候，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需要指出的是，在否定句子，这种漂移方向同样会发生颠倒，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赘述。

其实，与“将来”对比的时候，“现在 p”就意味着“将来非 p”，“将来非 p”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与“过去”对比的时候，“现在 p”就意味着“过去非 p”，“过去非 p”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由此可见，“感觉”类动词受“现在”义时间状语修饰时的叙实性漂移情况是可以从与“将来”或“过去”的对比中推导出来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这类动词受“现在”义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不会产生漂移。

有了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处理“以为”的叙实性问题。沈家煊（1999：140）指出，“以为”有非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例如：

(23) a 我以为他不合适，（你怎么认为）] =我[不以为他合适]

b 我以为他不合适，（其实他合适）] ≠我[不以为他合适]

(23a) 中的“以为”允许否定提升，具有非叙实的语义功能；(23b) 中的“以为”不允许否定提升，具有反叙实的语义功能。

上面两个句子中的“以为”在语义上没有差别，《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上也没有列成两个词条或义项，这说明它们具有同一性。那么，为什么一个词会有两种不同的语义功能？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以用“感觉”类动词受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的漂移现象来解释，即“以为”的反叙实功能是由“以为”受时间状语影响引起的叙实性漂移造成的：

(24) a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院检查发现这些是炭疽早期症状。（非叙实功能）

b 人们原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院检查发现这些是炭疽早期症状。（非叙实功能）

c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院检查发现这些是炭疽早期症状。（反叙实功能）

(24a) 中的“以为”具有非叙实功能，(24b) 中的“以为”由于受时间状语修饰，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24c) 中的“以为”代表的是，经常与时间状语同现以后，这种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的倾向固定下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验证：

- (25) a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结果还真是食物中毒/结果不是食物中毒。
b 人们原以为是食物中毒，?结果还真是食物中毒/结果不是食物中毒。
c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结果还真是食物中毒/结果不是食物中毒。

我们可以在所有具有反叙实功能的“以为”前面插入时间状语“原(来)”而句子依然成立，而对具有非叙实功能的“以为”进行同样的操作句子合格性降低。例如：

- (26) a 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可谁知道那只不过是伪装。(反叙实功能)
b 我原以为他是个好人，可谁知道那只不过是伪装。
(27) a 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实际上他就是好人。(非叙实功能)
b??我原以为他是个好人，实际上他就是好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以为”的反叙实功能，是受时间状语修饰叙实性漂移后固化的产物。

4 “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不同层次

前面我们探讨了主语的不同属性及某些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基本摸清了这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制约因素和漂移方向。但需要指出的是，主语和状语对这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的影响力度和层次是存在差别的。

我们认为，主语属性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体现在推演层面上，而句子在断言和预设层面上没有差别。我们以主语单复数对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他属性也是如此）。例如：

- (28) a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b? 大家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c?? 所有人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28) 这样的测试不是说不能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而是随着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追补这类小句的能力越来越差，而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在逐步提高。这说明，句子的断言义并没有变化：主语“赵辛楣”对事件“方鸿渐喜欢苏文纨”有看法；句子的预设义依然是：“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

但是句子的推演义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即主语为复数时推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高于主语为单数时。我们还可以用下面的蕴涵共性来说明这种差别：

(29) 如果主语为单数/不定指/非权威/非亲历时能够推演宾语小句为真，那么主语为复数/定指/权威/亲历时也一定能推演宾语小句为真。

这说明，主语属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感觉”类动词的非叙实动词的性质，这种叙实性的漂移只是一种较强的趋势，或者说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影响似乎更彻底一些。例如：

- (30) a 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b*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c*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人家或许是出于好心想帮他或真是在侮辱他。

(30) 表明，“感觉”类动词受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修饰的时候，不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同真值的后续小句，而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和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这与反叙实动词的表现是一致的，这说明：反预期语气副词改变了“感觉”类动词的预设和推演，即这类状语对该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体现在预设和推演层面。上面我们所讨论的“认为”由于受“过去”义时间状语修饰而固化为反叙实动词就是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改变这类动词的预设和推演的较好的例证。

由此，我们可以说，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是更加彻底的，或者说是一种“必然事件”。下面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31) a 所有人都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就是喜欢她。

b*居然所有人都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就是喜欢她。

c*以前所有人都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就是喜欢她。

(31a)的主语为复数，“认为”衍推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较强，所以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没有问题；(31b)和(31c)在反预期语气副词“居然”跟“过去”义时间状语“以前”的作用下，此时尽管主语是复数的，也难以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这说明“认为”的叙实性依然向反叙实动词漂移，而非向叙实动词漂移。

对于主语的不同属性及某些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和层次我们可以列表表示为：

	断言	推演	预设	力度
主语+V _{感觉} +p	主语对 p 有看法	p 不真不假	p 可真可假	或然事件
主语 _[复数/定指/权威/亲历] +V _{感觉} +p	主语对 p 有看法	p 倾向于真	p 可真可假	大概率事件
状语 _[反预期/非“现在”义] +V _{感觉} +p	主语对 p 有看法	p 假	p 假	必然事件

表二：主语属性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异同

对于主语的不同属性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和层次存在差异的原因，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可以作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副词具有一定的述谓性，可以看作是更高层次的谓语句；它们在修饰动词（或小句）的时候，实质上对其修饰成分进行了一种降级操作，降级操作把之前的动词（或小句）由前景性的、断言的述谓结构，变为一种背景性的、预设的降级述谓结构，而主语的不同属性没有这种功能。所以，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比主语的不同属性要大，层次也更深。

我们还可以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给出统一的解释：这类动词向反叙实动词漂移，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否定与肯定的不对称；在肯定句中它们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在否定句中它们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通过讨论我们知道，“感觉”类动词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的情形有：主语为复数/定指/权威/亲历时的否定句，句子受反预期副词或“过去”义和“将来”义时间状语修饰。这几种情形都包含了“否定”：主语为复数/定指/权威/亲历时的否定句自然不必说（句中有明确的否定标记），反预期副词隐含了“不合预期”这样的否定，“过去”义和“将来”义时间状语隐含了“不是现在”这样的否定。我们都知道，非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32) 我不认为他为人诚恳]。 ≈我认为[他为人不诚恳]。

本来否定的是“认为他为人诚恳”，但由于这类动词允许否定提升，所以可以变换为否定“他为人诚恳”，这就相当于把原先的宾语小句变为一个假命题，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5 结论

我们先探讨了“感觉”类动词的共同的语义特征，并阐述了这种共同的语义特征对其叙实性的影响。然后又讨论了主语的不同属性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在肯定和否定句中，由于主语的单复数对立、有定与无定的对立、权威程度的对立以及亲历与否会使这类动词的叙实性分别向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漂移。接着我们还讨论了“感觉”受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漂移的情况。最后对比了主语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影响的力度和层次并做了尝试性的解释。